

他和 CP兄弟

沙文海

黄仁柯 著

沙季同

沙文求

沙文汉

沙文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黄仁柯著. —北京:作家

出版社, 1996. 10

ISBN 7-5063-1124-0

I. 沙… II. 黄…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562 号

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

作者:黄仁柯

责任编辑:朱珩青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90 千

印张:11.75

插图:4

印数:001—300

版次: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24-0/I·1112

定价:30.00 元(精装)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一)	庄启东	(3)
序 (二)	沙文威	(7)
楔 子		(10)
第 一 章	少年意气	(14)
第 二 章	动荡的青春	(27)
第 三 章	石榴花屋	(49)
第 四 章	秀才造反	(67)
第 五 章	其人之道	(83)
第 六 章	南中国的枪声	(98)
第 七 章	鞍 谷	(117)
第 八 章	苦 求	(139)
第 九 章	情报生涯	(157)
第 十 章	方柄圆凿文化人	(181)
第十一章	虎 穴	(200)
第十二章	孤 岛	(222)
第十三章	五更寒	(237)

第十四章	国府秘书·····	(259)
第十五章	再入龙潭·····	(273)
第十六章	策 反·····	(289)
第十七章	一九四九·····	(309)
第十八章	晴转多云·····	(327)
第十九章	心昭天日·····	(345)
后 记 ·····		(370)

(3)	本自	(一)	前
(7)	胡文	(二)	后
(10)		七	變
(11)		章	一 後
(15)		章	二 後
(16)		章	三 後
(17)		章	四 後
(18)		章	五 後
(19)		章	六 後
(20)		章	七 後
(21)		章	八 後
(22)		章	九 後
(23)		章	十 後
(24)		章	十一 後
(25)		章	十二 後
(26)		章	十三 後
(27)		章	十四 後

序(一)

庄启东

浙江作家黄仁柯要我为他的新作《沙孟海和他的CP兄弟》写个序。我自一九三六年“左联”结束，就很少从事创作活动。以后奔赴延安，接着又派往东北，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在领导部门工作。虽然对于文学的情缘未了，毕竟已经业务生疏。然而作为沙氏五兄弟的同乡和同时代人，我又觉得义不容辞。于是决定写几个字，算是给读者作个导读吧！

在江浙沪一带，沙氏五兄弟的知名度该是很高的了。尤其是老大沙孟海和老三沙文汉，差不多可以说家喻户晓。前者的出名当然是出于书法艺术的精湛，而后的出名却是因为曾任解放后的浙江省第一任省长、以后又蒙冤被错划为右派的缘故。

沙氏兄弟中其他三位不太触目。这大概是由于早逝（老二沙文求、老五沙文度）和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老四沙文威）的结果。

实际上，沙氏五兄弟的个人经历都极其坎坷曲折，都极富传奇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沙氏五兄弟，完全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换

言之，通过沙氏五兄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

长篇传记文学《沙孟海和他的CP兄弟》（以下简称《沙》）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认真和求真。

最近几年，黄仁柯的文学创作多取材于历史。他对历史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写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自不必说，即令写历史小说，也总要弄清原委，“言之有据”。既不图解历史，也不臆造历史。为此，他没少吃苦头。为了查证一个史实，他往往要跑很多路，采访很多人，查阅很多资料。中国作家大都不富，又不能搞公费旅游，只有自己掏腰包，住最差的旅馆，吃最简陋的饭菜。尤有甚者，有次他到湘南某地采访，晚上又忽然遭到歹徒抢劫。那味道，自然不会太妙。

然而他却乐此不疲，认认真真地写，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为了写好《沙》文，他历时三载，三易其稿。和那些游戏之作，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特点是求真。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最近一段时间，常听到有人抱怨“文学不景气，图书不景气”，抱怨读者不理解文学。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的作者胡编乱造，使读者感到虚假，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对传主——沙氏五兄弟，当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然而在行文中，作者却严格掌握着求真的精神，对传主、对传主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既不曲意迎合，也不妄自菲薄，基本上体现了秉笔直书，使人读来感到诚恳亲切、真实可信，从而也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沙》也许会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以上两点已经使我相信，读者读完此书，一定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感觉。

一九九二年黄仁柯为写作长篇纪实文学《陆军监狱》采访陆

军监狱幸存者，采访提纲上曾有这么一个问题：大革命时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投入革命行列？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顽强，支撑着他们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我没有就事论事的回答。我讲了一个陆军监狱难友的故事。

那难友就是曾经接替毛泽东、沈雁冰主办国民党中央《政治周报》、后来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

张秋人被捕以后，当然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他仍然每天学习不止。有一天秋人看完了书，自言自语说：怎么还不枪毙？同笼子的薛暮桥忍不住问他说：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还要天天学习呢？秋人说：一个共产党员，在牢里不能再做工作，就应该好好学习，活一天就要好好学一天。当时监房里很多人用共一个茅厕，踏板上往往弄得很脏。秋人每天一早就跪在地板上，用碎玻璃片把踏板上的污垢一点一点刮得干干净净。有人劝他算啦，何必那么认真！秋人正色道：共产党人如果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将来还怎么管理全世界！

秋人不久就在陆军监狱遇害。临刑前“验明正身”，法官问他：你叫什么？秋人厉声回答：“老子张秋人！”抓起桌上的砚台就向法官掷去，吓得法官落荒而逃。

行刑的士兵是个矮个子，秋人却是个大高个。秋人对士兵说：为了你行刑的方便，我可以坐在地上，但是我要声明，这可不是我怕死，更不是我屈服！他坐到地上，大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枪声过后，口号才渐渐消失……

我的故事讲好之后，黄仁柯没有言声。现在，他在《沙》一书的末尾说了这样一段话：躯体可以牺牲，地位可以抛却，声誉可以毁坏，但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品德、情操却须臾不可变更！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这就是沙氏五兄弟！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就写到这里，作为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与青年朋友的共勉吧！

一九九六年四月

于北京

序 (二)

沙文威 (史永)

一九九二年，浙江作家黄仁柯同志告诉我，他已经着手准备写一部描述沙氏五兄弟人生际遇与革命生涯的长篇传记文学《沙孟海和他的CP兄弟》。

说实在话，当时我的态度不太“积极”。我想，这本书拟写沙氏一家五兄弟的故事，而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爱国主义者，先后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之中。在革命洪流里，沙氏五兄弟的贡献和遭遇是很普通的。因此，我怀疑作者的写作计划是不是能够完成。可是，事过三年之后，经过数易其稿，黄仁柯同志到底写成了《沙孟海和他的CP兄弟》一书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沙氏五兄弟之一的我，不能不对作者的刻苦认真表示钦佩，因为能够亲眼看到这本写自己兄弟的书，在沙氏五兄弟中，也只有我一个幸存者了。

一九八七年，《人物》杂志社的陈允豪君和另一位丁兆甲君曾经合写过一篇叫作《沙氏五兄弟》的文章。后来有人告诉我，台

湾有家杂志把这篇文章转载了，不过题目改成了《请看沙氏五兄弟的下场》。转载者所谓的“下场”当然指的是五兄弟中有的早年牺牲，有的病死，有的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而曾被蒋介石称为“宁波才子”、担任过国民政府秘书的老大沙孟海，现在也没有当年的政治地位。转载者的确用心良苦。可是他却不知道，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作好了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沙孟海的书法、著作和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正是在解放之后才得以弘扬和取得。有些人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还要请人家看“下场”，真使人感到可笑。现在黄仁柯同志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把沙氏五兄弟的故事真实地再现出来，让更多的青年朋友了解革命时期那一代青年的孜孜追求与苦难历程，我想，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当然，作为五兄弟中的幸存者，这本书的问世也激起了我对于兄弟们的无穷思念。我仿佛又回到了故乡沙村，回到了苦涩而又美好的童年，回到了与兄弟们一块度过的风风雨雨……

我想念我的兄弟们，也想念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们、朋友们。当沙氏兄弟面临困厄的时候，是他们勇敢地支持、帮助我们。因此，当我说到李维汉、李克农、罗世文、刘述周、周诒、张唯一、彭冲、徐冰、孙冶方、吴克坚……这些名字的时候，我就想情不自禁地说一声“谢谢”！

怀有以上感慨的沙氏五兄弟的亲人，当然不是我一人，我的五弟沙季同的女友王棣华就是其中的一个。沙季同一九三八年奔赴延安之后，她就苦苦地等待着五弟。解放以后，她已经是东北一所音乐学院著名的钢琴教授，然而在她的琴桌上却永远摆放着五弟的照片。六十年代初，她到北京，在大街上突然碰到了我，她高喊着“四哥，四哥”，眼巴巴地盯着我。当我不得不把五弟的凶讯告诉她时，她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伴着琴声流光了。《沙孟海

和他的 CP 兄弟》即将出版的时候，她已在上海医院住院，只能坐，不能行走。然而，当她得到消息后，立即请她的外甥女将沙季同的照片、创作的油画送到了北京。虽然这些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不能翻拍制版，但她对五弟的一片情意却永远激励着我。

总之，我觉得我们五兄弟是幸运的。我们生长在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我们没有站在时代的旁边。我们深信封建社会必然没落，深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被推翻。我们溶进了时代的潮流。我们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又经历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曲折复杂的前进过程，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前景。我们爱过、恨过、奋斗过。尽管我们流过血、流过汗、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有幸生逢其时。

最后，我以一个具有六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的名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乐！祝福青年朋友们健康努力！

一九九六年六月 于北京

楔子

闹新房的人渐次离去。当确信新房中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沙孝能才偷偷地瞅了新人一眼。

新人端坐在床前，蒙着头盖，很长，使他无法瞅清红纱巾下那朦胧的脸庞。

按照婚礼的程序，此刻他应该上前揭去头盖。然而，当想起喜娘刚才在耳边说的一句话，他于是在燃放着大红蜡烛的方桌前定定地坐了下来。

喜娘说的是：不要猴急，当心人家窥壁角！

“窥壁角”者，隐藏于不被人注目之处窥看新娘新郎如何亲昵也。被窥测到的秘密，第二天就会传遍乡里，成为里人生活中哈哈大笑的佐料。此风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千百年来，浙东鄞县、奉化一带一直相沿依袭，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沙孝能捧起一本《论语》，摆出一副挑灯夜读的架式。他知道窗外的混小子们等倦了就会自散，耐心在这里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果然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显然，窗外的混小子们已经沉不住气了。然而，当声音再次响起时，他才发现这窸窣窣窣并非来自窗外而是来自房中！

他看了一眼正在蠕动身躯的新娘，心中涌起一股冲动：去把头盖揭了吧，管他有没有人窥壁角！

然而他仍然没有动。他是村子里难得的几个读书人，即使洞房花烛夜也得讲点温良恭俭让。

其实，不揭头盖，他也完全猜得出新人的模样。

新人叫陈龄，大嵩村前村贡生陈明先生的三女儿。大嵩地处象山港的海边。村虽小，但为了防止海匪骚扰却建有一围坚实的土城墙，在邻近数十里甚有名声。大嵩距沙孝能的家乡沙村三十华里，往日行医出诊，他曾去过大嵩并且看到过她。她生得并不漂亮，但两只有神的眼睛和端庄的举止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父亲置有田产二百多亩，在大嵩是很叫得响的人物。他是个贡生，但并不热衷功名。拔贡之后，干脆干起了替人当“枪手”的营生。前清那阵，科举作弊是要杀头的。也正因风险大，报酬也自然可观。陈明先后为两个生员考上了秀才，每个秀才五十两白银。他就是用这一百两白银置办了田产，成了大嵩村数一数二的富户的。

相比之下，他的家境就要寒微得多。

他的家乡沙村是一个靠近浙东象山港的风景秀美的山乡，隶鄞县，邻奉化，属天台山脉的一个山坳。村民多姓沙，故以名之。沙村的百姓世代种田伐木。他的父亲沙忠禧就是这样一个种田人。经过几十年省吃俭用，总算置办了三十几亩土地、四间楼房，日子倒也称得殷实。如果按照以后划分成分的标准，这样的生活水平大概够得上划作富农。

按常规，他也一定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做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人。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的人生航程。

那是一只狗。

一八八〇年（光绪五年），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母亲领他到外祖父家做客。正当他与别的孩子一块在田野欢跳追逐的时候，一只毛茸茸的野狗追上他，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就在他的小腿上咬了一口。

虽然外祖父央草头郎中又嚼生黄豆又敷中草药折腾了好多天，但可恶的狂犬病却在他身上留下了永远难以拔除的祸根。

他成了一个羸弱多病的人。别的孩子已经能跑到大山里砍柴，他却还要小鸡也似地孵在母亲身边。

大人们只有摇头，只有自认晦气，并且在长叹一声之后下定决心把他送进私塾读书，使他成了一个在鄞、奉一带颇有名气的中医……

又是一阵声响。这一回来自花烛引起的爆裂。花烛已经快要燃尽了。

他起身，似吟诗般反背双手踱到窗前。除了远山斑鸠的夜啼，黑夜一片静寂。他朝床前瞥了一瞥，红纱巾依然静垂在新人额前。

沙孝能悄悄地趋近床前，轻轻掀去头盖。然而，当他们相偕着铺开被卷时，五只鲜灵活跳的青蛙一齐蹦了出来。

窗外传来一阵窃笑。沙孝能捏着陈龄有点湿漉的手，舒心地笑了一笑：

看样子，我命中该有五个儿子！

老天没有辜负沙孝能。

他说这话是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在此后十二年中，沙家的丁口册上果然出现了五个崭新的名字。沙孝能给五兄弟依次命名为沙文若（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重叔）、

沙文度（季同）。他只是希望孩子们能在文化上有所造诣。他决没有想到他的长子沙孟海会成为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会成为闻名于世的书法大家；没有想到他的次子沙文求会成为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会成为与周文雍、陈铁军一样驰名于世的红花岗七十二烈士；没有想到他的三子沙文汉会成为解放后浙江第一任省长，尔后又经危难后成为一个历史学者；没有想到他的四子沙文威会成为中共老资格的情报工作者，会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没有想到他的幼子沙季同会成为一个画家，尔后又会成为解放区“抢救运动”的牺牲者。

他决不会想到这些。不会想到这五个新名字在往后几个世纪的岁月中，会演出那样一幕幕瑰丽悲壮的人间正剧。

然而这一切却已经在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代真实地发生了……

第一章 少年意气

一九〇〇年六月，沙氏家族第一个男婴降生，年轻的父母给他取名文若，字孟海；越四年，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日，降临的是老二文求；又越四年，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现的是老三文汉；再越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来到沙家的是老四文威；而老五文度则是在父亲去世前半年的一九一二年八月才姗姗来迟。

老大和老五都属鼠。这仅是一种偶然巧合还是一种命运的机缘，谁也解释不清楚，因为这一长一少的兄弟俩在性格爱好上的相同之处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连过世，直接原因都是因为摔了一跤，个中因缘，当然不能不令人嗟叹。当然这是后话。总之，十二年间，沙氏五兄弟齐崭崭地来到四明山麓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来到山村中这个颇有一点名气的寒儒之家。自此之后，命运之神便把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即令是酷暑严冬腥风血雨，再大的外力也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分开。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年届九十的沙孟海在给他四弟文威的信中曾有这么一段话：“正月初五是你的生日。当年我十一岁，

到外面看龙灯，回到家里，小弟弟出生了。这是八十年前的事。我还记得光绪三十三年二十一日晚上，我盘坐大柜上诵习九九乘法口诀，隔壁小弟弟出生了，那是三弟。时隔八十余年，光阴习习，往事如烟，然兄弟间儿时的故事，历历眼前，竟如昨日一般……”

兄弟情义，跃然纸上。显然，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郁郁葱葱的四明山，回到了八十年前那充满希望、憧憬和苦涩的生活。

在沙氏五兄弟中，长兄沙孟海的青少年时代大概是最具诗意的了。

沙孟海降生的时候，父亲正值盛年，家中的经济情况亦尚称小康，做为长子长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父母、祖母的掌上明珠。

他同山村所有的孩子一样，到田头嬉耍，到涧中捉鱼，无拘无束地享受着造物主给予人类的恩赐。然而，年轻的父亲对孩子的要求却极为严格，那种望子成龙的急迫情状绝不会比九十年后的当今逊色。孩子还在牙牙学语，年轻的父亲就开始教授《三字经》，以至当沙孟海四岁时，就已经可以背诵全本《三字经》了。

严厉的家教使得少年沙孟海具有了一生内秀的气质。孩提时代起，他就有了一种习惯：站立在父亲的书桌旁，静静地观看父亲写字、作画、刻图章。

沙孝能以望问叩切为业。然而在行医之余，他还喜欢吟诗歌赋、书画篆刻。虽然仅属于业余爱好，但就诗书画印的造诣而论，功底却也着实不浅。

看着父亲用饱蘸水墨的笔画出一张又一张梅兰竹菊挂满墙壁，看着父亲只一眨眼工夫就在小石头上刻出一个又一个浮雕也似的文字，沙孟海感到无比神奇，望着父亲那只瘦削而神妙的手，他有时静默着一站半天，有时又穷根究底地问上一大串“？”，诸如这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那个字为什么要那样刻？写字前为什